

疑

耀

一



11903

疑

耀

—

旅
青
撰

中
華



11904

疑

耀

二

張
萱
撰

中
華

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疑

耀 二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三十年前。余爲疑耀凡二十七卷。蓋未卒之業也。歲戊申。分司吳關。焦太史竑。黃觀察汝亨。讀而嗜之。遂相與爲序。以授梓。時樞事已竣。得代。僅梓行七卷。余卽奉先太安人還里。尙餘二十卷。未授梓也。此七卷者。頗行於世。海內知交。往往貽書見索。謂二十卷當盡以梓行。旣罷歸。耕鑿多暇。稍事繙閱。相次割記。乃續十有餘卷。合舊稿。當得四十餘卷。第舊二十三卷。年來又多割而歸於西園史餘。故此四十餘卷。尙須整比。不欲遽吳木耳。丁卯秋。邨大父義興徐公。博物君子也。還吳。以書見詢。疑耀七卷。不知何人借爲閩禿李贊所著。亦大怪事。余疑信相半。戊辰初夏。余有事羊城。過友人李明府果卿。得疑耀閱之。徐公之言。果不妄。謂余止校訂此書。復僞余譔一序。王伯穀書之。真大怪事也。第此輩殊自賣破綻。七卷中尙有數十處未盡改削。卽三尺之童。讀之。亦皆知爲嶺南張某所著。不待辨也。余因自幸嶺外老公車。一再仕。輒令見放。讀此書者。詎不以人廢言。今獲借它人以行於世。豈非此書之大幸耶。嗟嗟。蜀才注易。李蜀書。蜀才范長生也。世以爲王輔嗣。博物如謝吳。夏侯該以爲譙周。服虔譔通俗文。阮孝緒以爲李虔。葛洪譔西京雜記。世以爲劉歆。韓退之表諫佛骨。世以爲侍郎馮宿代筆。又何怪余之疑耀。借名李禿以行之也。余憶居西省日。禿以妖書株連繫詔獄。余偶偕同官好事者往視之。禿輒長跪。頓顙數十。至破其額。余竊笑。誰謂禿能佞佛耶。爾時余方一覲其面。輒睡地。去。今僞爲余序者。乃謂余青衿時。嘗負笈以從禿遊。一何誣也。余爲青衿。未嘗跣步出國門。禿自雍頂。卽從七觀音居黃州。亦未嘗跣步涉五嶺。余何繇而負笈從之。一旦橫罹此誣。豈以余亦嘗合掌於七觀音耶。况焦黃二公。皆禿文字交。往來甚密。余疑耀果出於禿。

能不亂破。而肯爲余曲筆否。余忖度之。二公爲余梓行疑耀七卷時。王百穀數欲爲余譌一序。以雁行二公。余忽忽未及應。聞之友人。百穀微有憾焉。又余嘗有微言。見於它籍。以禿所譌著。業爲朝廷焚禁。而行怪者復盛行其書。可以觀世矣。此語久已落在人間。又以百穀亦余文字交。可以取信於人。故有此破綻。使爾耳。因念余前梓行之書。道藏中宋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。皆經摺。不便繙閱。祕閣中元覽前六書故三十三卷。皆鈔本。未嘗公行。余皆梓而行之。今吳越間。二書皆已覆鐫。去余名氏。第二書非出余之手。卽名氏不存。又何問焉。若疑耀二十卷。則世人不能讀者。故世亦不能覆鐫。余之書行世。而名氏幸留者。疑耀而已。今疑耀七卷外。尙有三十餘卷。及西園彙經一百二十卷。西園彙史二百卷。西園史餘二百卷。西園類林五百卷。西園聞見錄一百二十卷。西園古文六卷。西園古韻十卷。今毫矣。姓名不復存人齒頰。異日有好事者。盡以諸書災木。安知不皆爲蜀才易。爲通俗文。爲西京雜記。爲諫佛骨表乎。故復綴數語於七卷疑耀之簡端。非嘵嘵也。亦以自明。西園公生平未嘗合掌七觀音而已。博羅張萱。

疑耀卷一

孔子無鬚眉辨

博羅張 萱 孟奇撰

先聖生有異質。凡四十九表。袁宏之所談。姑布子卿之所稱。老萊弟子之所識。荀卿、司馬遷之所述。亦云備矣。獨未及舌者。舌內藏。不得稱表也。緯書所載。舌理七重。又鈞文在手。共四十九表。其言互異。至鬚與眉。則載記皆未之及。惟祖庭纂要。謂孔子眉有十二采。孔叢子述子思之言。乃云。先君生無鬚眉。天下王侯。不以此損其敬。何燕泉亦信然其說。謂先聖委無鬚眉。今世所傳先聖之像。頰頰間鬚髯甚盛。謂皆吳道元誤筆也。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。又一如吳道元筆。豈先聖後人所傳。亦可云誤筆耶。余按左氏傳。魯昭公七年。孟僖子病。命其子學禮於孔子。其言曰。聖人有明德者。若不當世。其後必有達人。今其將在孔某乎。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。至是年僅十有七耳。其爲當時尊敬如此。故孔叢子所云者。謂先聖雖少年。未有鬚眉時。天下王侯。亦皆起敬。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。非真謂果無鬚眉也。按方言。東齊謂老曰眉。此言無鬚眉者。猶云未鬚而老也。若作眉毛之眉。則誤矣。夫無鬚尙可信。至於無眉。亦可信乎。

舜有兄妹

舜弟曰象。或云隨母嫁瞽瞍者。未知是否。然人皆知舜有弟象。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。尸子曰。舜事親養

兄爲天下法。是舜有兄。但逸其名耳。許氏說文。畫嫫。舜妹。嫫或作嫫。史正義作嫫。又作嫫。畫始於嫫。故曰畫嫫。列女傳。舜女弟嫫與二嫂諧。是也。故或云。晉腹與象欲殺舜。其妹嫫每爲之解。故舜得免。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。又按世本曰。黃帝之臣史皇。善圖畫。則畫又非始於舜妹矣。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。穆王時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。誤也。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。郭若虛圖畫見聞志。鄧椿畫記。又畫記補遺。陳德輝續畫紀。米芾畫史。湯君載畫鑒。夏文彥畫評諸書。皆詳畫所自始。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。而不知作畫者舜妹嫫也。故詳著之。

生子無功

晉元帝生子。普賜羣臣。殷羨謝曰。臣無勳。猥蒙頒賚。帝笑曰。此事豈可使卿有勳。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。宮中賜洗兒果。有近臣謝表云。猥蒙寵數。深愧無功。李主曰。此事卿安得有功。何前後人之紕繆。相合如此。

妓童

司馬溫公家。一僕三十年。止稱君實。許魯齋在中書日。欲買一僕。牙僧以能應對。嫻禮節者進。輒謝去。最後得蓬首垢面。愚騷者。乃用之。或詰其故。許曰。聰明過我。我反爲其所使矣。旨哉斯言。余見衣冠家畜妓童。如龍陽秦宮輩。非惟能使主人。且往往能滋物議。乃知魯齋之言。非欺我也。余性絕不喜此輩。交遊中嘗以爲訝。余曰。許魯齋聰明人。尙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。余愚騷人也。能堪其役使乎。

誤躬作弓

漢陳寔字仲弓。余嘗疑之。漢人名字皆相合。以弓字寔。有何意義。及讀洪适隸釋。載寔塋碑。君諱寔。字仲躬。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。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。又何誤也。

書籍板行

上古書籍。皆編竹爲簡。以韋貫之。用漆作書。簡表浩重。不便提挈。自有製紙筆及墨者。乃易去竹簡。誠爲便易。然皆寫本。亦未有刻板印行也。後唐明宗長興二年。宰相馮道。李恩。請令刊九經國子監。田敏校正。又毋昭裔貧時。嘗借文選於交遊。其人有難色。昭裔發憤曰。異日若貴。當版鏤之。以遺學者。後仕孟蜀。爲宰相。遂踐其言。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。是印行書籍始之者。後唐繼之者。孟蜀也。葉夢得曰。書籍未印行之先。人以藏書爲貴。書雖不多。而藏書者精於鑒對。故往往皆有善本。學者以傳錄之難。故誦讀亦精詳。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。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。漢書。不可得。幸得之。皆手自書。日夜誦讀。惟恐不及。近市人轉相摹刻。諸子百家之書。日傳萬紙。學者於書既多。且易致如此。其文辭學術。當倍蓰昔人。而今乃不然者。豈非多而難精耶。二公之言。誠中時弊。

高皇帝像

先大夫令溟時。從黔國邸中。模高皇御容。龍形虬髯。左臉有十二黑子。其狀甚奇。與世俗所傳相同。似爲真矣。余直西省。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。高皇帝乃美丈夫也。鬚髯皆如錦絲。可數。不甚脩。無所謂

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。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。若聳其肩。兩鬚橫分。鬚長裹臍。皆翼善冠。衣綠。不正立。頗與二后若相對意。至二后。則以紙蒙之。不敢啓云。

許由

張茂先博物志。稱司馬遷云。無堯讓許由事。揚子雲亦云。誇大者爲之。高士傳。堯召許由爲九州長。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。乃文飾過當耳。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。故楊誠齋有詩云。子雲到老不曉事。不信人間有許由。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。許由當堯之時。尙不屑爲九州長。而揚雄當王莽之時。乃以莽大夫終。其不信有許由也。欲以自掩也。

五霸

霸之有五。春秋傳皆謂齊桓、晉文、秦穆、宋襄、楚莊。而孟子止言齊桓、晉文。不言其三。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。秦穆、楚莊本屬夷狄。皆不足稱霸。而以夏之昆吾、商之大彭、豕韋與齊桓、晉文爲五者。何燕泉亦從其說。余謂不然。孟子曰。五霸者。三王之罪人也。昆吾、大彭、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。五霸之名。當以春秋爲正。

窈窕

窈窕二字。說文解窈。深也。窕。極深也。窈窕。幽閒之地也。詩稱窈窕淑女。鄭元箋爲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。揚子方言。以美心爲窈。美容爲窕。故朱子訓詩。以窈窕爲得。楊用脩深辨之。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。

皆屬居處。遂以朱氏之訓爲謬。余謂不然。竊窕原有二義。詩之竊窕淑女。卽以居處與容德並解。不兩妨也。

孟母姓仇

孟母三遷。其母之姓。世莫知者。母姓仇。音掌。齊後也。曾有瑯琊掌同。前涼掌據。宋有掌禹錫。脩本草者。卽同孟母仇姓。仇掌通用。字書反爪爲掌。

放生

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。放生者獲福。夫佃漁罟網。始自庖犧。若如浮圖之言。則聖人庖犧。當爲地下罪人矣。此歐陽永叔之言。誠足以破世人之惑。第仁人君子存心。誠有聞其聲。不忍食其肉者。孟軻氏所稱君子之庖廚。此語得之。又安間罪與福哉。

韓縝不識女字

與俗人書劄。不可用古人。多有不解者。宋韓莊敏縝。字玉汝。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。公書玉女二字與之。莊敏不樂。及見。殊有愠容。文忠曰。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。君何怪耶。乃取筆添女字。傍三點水。始相與大笑。莊敏。韓忠獻公億之子。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。

漢祀以鷺易鳧

武帝祭宗廟。以鷺當鳧。董仲舒不可。謂名實不相應。鳧非難得之物。鷺與鳧大小相當。以鷺易鳧。想必有

說侯之博古者。

望帝化鵲

子規、子鵲、杜鵑、杜宇，又名規，又曰周鵲，又曰催歸，又曰秭規，皆一鳥也。來敏本蜀論有云：荆人鼈令死，其尸隨水上，荆人求之不得，至汝山下復生，起見望帝，立以爲相，許慎注說文云：蜀王望帝淫其相妻，以慙死，化爲子鵲鳥。李義山詩曰：望帝春心託杜鵑。余按常璩華陽國志：杜宇稱帝，會有水災，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，帝遂委以政事，升西山隱焉。時適二月，子鵲鳥鳴，故蜀人每聞子鵲，輒悲而思之。是子鵲之鳥，非望帝所化明甚。

癡子

晉楊濟嘗與傅咸書，有云：生子癡了官事，官事未易了也。了事正作癡，夫癡之一字，豈但了官事而已，人能解得此癡字，則人間事無一不了矣。

顏子安貧

古之安貧者，如黔婁、原思、榮公、東郭，皆其難者，然惟顏回最著。而古傳記所稱，回有田二頃，此亦足以具簞粥矣。何至簞瓢陋巷而屢空耶？無亦回之好學，不求安飽，故孔子亟稱之，遂以安貧之名，獨著於後世耳。韓昌黎謂簞瓢陋巷，乃哲人之細事，又何怪其羨二鳥之光榮，歎一飽之無時也。

古人辯大

晉周處嘗爲廣漢太守。以母老罷歸。尋除楚內史。未之官。徵拜散騎常侍。處曰。古人辭大不辭小。乃先之楚。而後就徵。今之仕宦。每有左遷或降調者。輒先辭其小。必得其大。而後之官。與古人異矣。

伯仲壘簾

八音皆克諧。無有乖戾而不和者。巧言喻兄弟之和。止以壘簾注疏及朱孝亭注嚴氏詩緝。皆未能發其旨。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。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。如宮徵。鳴而徵聲和。獨壘簾則二器共爲一音。壘爲宮。而簾之徵和。壘爲宮。而簾之羽和。故曰。伯氏吹壘。仲氏吹簾。伯宮也。仲徵也。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。其旨微矣。嗚呼。余有四弟。而同母者三。中道見捐。門祚衰薄。孤壘之奏。何以成音。一歎。

蘇武

蘇武在匈奴娶婦。卒蒙後世譽議。余竊疑之。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勸者。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尼堪所。數日。便求妻室。尼堪喜。令於所獲內人中自擇。勸擇一最陋者。人皆莫曉。不半月。勸遂逃去。人始悟曰。求妻所以固尼堪之心。使不疑受其陋者。無顧戀也。子卿之妻於此。得無朱勸之見耶。第未知此婦之美陋何如耳。或曰。此婦之美無疑。不然。子卿何丁年奉使。皓首始歸耶。余爲掩口。

徐庶歸曹

晉周處爲西戎校尉。守涪城。其妻爲苻堅將楊安所獲。遂降於安。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。但處既歸秦。屢折辱。堅又嘗潛至漢中。爲堅追獲。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。事泄被捷。徙太原而卒。亦足以明其不

事棄矣。元直一歸曹，遂安於曹，無他自明處，以此恨恨。

北音無入聲

周德清在元時，自謂知音者，故嘗著中原音韻。今所行洪武正韻，多宗之。余故有侍兒工琵琶，嘗譜太和正音，止有平上去三聲，而無入聲，余竊疑之，不知其與周德清之音韻實暗合也。德清，北人，其所著音韻，皆北聲，故以六爲溜，以國爲鬼，謂之中原之音，可乎？至四聲而闕入聲，尤爲謬妄。聲之有平上去入，猶天之有元亨利貞，地之有東南西北也，闕一其可乎？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，以此。

經濟

學者有志用世，固當講究經濟，然不可以經濟一念，先入其心。董子明道不計功，正誼不謀利，所以爲萬世醇儒也。宋仁宗朝，胡安定教授湖州，至以治事名。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，三以先生尊稱之。非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？迨熙寧柄國，安定歿矣，遂行免役、青苗、市易、手實、保馬、保甲、農田、水利，則皆其平日間安定之教以講求者。故介甫少嘗見濂溪，恥於下問，及其爲相時，濂溪年五十有四，張橫渠年五十有一，二程年三十有八九，介甫皆以爲不足與有言，其所用之人呂惠卿、曾布、蔡京、蔡卞之徒，皆急於經濟者也。陸氏之學，高於事功，陳同父之學，專於事功，皆爲朱考亭所不取，其意念深矣。

漢唐二高識度

漢高祖初爲亭長，告歸之田，有老人過請飲，因相呂后及孝惠帝、魯元公主，皆大貴。及見高帝，乃曰：「鄉者

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。高帝謝曰：誠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唐太宗方四歲，有書生謁高祖曰：公在相法，貴人也，然必有貴子。及見太宗曰：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弱冠，必能濟世安民。書生辭去。高祖使人追而殺之，殺之是也。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，非也。何者？古今欲爲不義，求福於非望者，多起於佞人之諛詞，有以激發而成之。當秦隋將亡之時，欲爲漢祖唐宗之所爲者，不知其幾。爲父老書生之談者，亦不知其幾。彼父老書生，偶驗於二帝耳。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？以是告他人，而不驗者多，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，以陷於禍敗者亦多。嗟夫！匹夫狂言，天下受禍，其罪可勝誅哉！追而殺之，唐高之遠識，過漢高萬萬矣。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，懼其語泄，理亦有之。第其意雖私，其事則是。如以爲德色，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，英雄如季，而肯遵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？

巫覡惑人

南人信鬼，里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，卽古之巫也。亦有男人爲之者，卽古之覡也。嘗有婦人喪子，往聖男所請問其子。聖云：子來矣。聖乃代其子語云：我饑，當得母乳。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。於是聖男就抱此婦人頸哺乳。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。語其夫，以聖爲亡子狀，相與神之。其夫大怒，撻之曰：汝子死而問聖，聖妄爲汝子而欲乳。汝輒開襟出乳乳之，設他日汝夫死，汝或問聖，而聖妄爲汝夫欲求汝合，汝得無從之乎？余聞之，不勝抵掌。後讀元魏高允傳，諫高宗書有言：敝俗未改者，謂祭必立尸，使亡者有憑。今魏俗已衰，覡人直求貌類者，事之如父母。燕好如夫妻，損敗風俗，潰亂情禮，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。

生煙

劉禹錫竹枝詞。濃西春水數文生。宋人小說。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。殊足一笑。楊用修亦以爲然。至引謝朓詩。遠樹暖芊芊。生煙紛漠漠。又引謝靈運賦云。披宿莽以迷徑。觀生煙而知旋。此爲生煙。何者爲熟煙耶。此三處生字。皆當作生發之生。方有意義。

萋字

今南人多用柢榔及萋。然皆不解萋字。劉淵林蜀都賦注。緣木而生。其子如桑椹。味辛香。生巴蜀嶺南。卽鄭樵所辯西南夷傳。萋醬曰浮留是也。又名扶留。徐廣曰。木似穀樹。其葉如桑。用葉作醬。以酢羹。萋亦作枸。音矩。徐廣注。音萋。俗呼作萋。蓋本於此。第今乃藤生。非樹生也。故萋醬者。以萋爲醬。今其制已不可知。然亦醬成。乃可稱萋醬。若稱萋卽爲萋醬。是秬可製酒。而未製酒之秬。亦可稱秬酒乎。又云。司馬相如使蜀時。求而得之者。第今巴蜀絕無此物。惟滇中有之。其子作穗。土人乾之。以代其葉。殊不類桑椹。若產嶺南者。又絕不作穗。劉淵林云。實長二三寸。辛似薑。不酢。小顏云。緣木而生。二說得之。

鬱林葛

粵中多產葛。惟鬱林州所產者。知名最久。齊武帝作估客樂曲。被管絃。乘龍舟。遊江中。令榜人皆著鬱林布。作淡黃袴。以舞此曲。卽今之鬱林葛也。

泰山神祠

海內神祠。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。然世莫詳神所自出。余閱馬端臨通考。泰山絕頂。故有玉女池。池側有玉女石像。泉源壅濁。宋真宗登封。先營頓置。泉忽湧出。清泚可鑑。味甚甘美。王欽若請浚治之。像頗摧折。詔易以玉石。既成。上與近臣臨觀。復鑿石爲龕。祭焉。及考李諤瑤池記。謂黃帝建岱岳觀。嘗遣女子七人。雲冠羽衣。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。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。織女名天孫。而岱岳亦名天孫。豈以此邪。李白遊泰山詩。玉女四五人。飄颻下九垓。似亦有據。是元君在唐已有之。至宋而香火始盛耳。

星命

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。皆後人杜撰。不足信者。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。雲岫有云。三代盛時。家有受田。阡陌未裂。陰耗之星。夫何居。里有公選。科目未興。科名科甲之星。夫何麗。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。

韓昌黎未見道

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。余謂昌黎文固自佳。而道或未之見。無論三上書。三及門。爲有識者所嗤。卽潮州到任謝表。更露破綻。通篇千餘言。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。夫東西南北。唯君所命。何遠何近。何美何劣。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。人所不堪。毛遂自薦。雖五尺之童。羞之。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。爲時輩推許。至論述朝廷功德。則古人不讓。此時朝廷有何功德。足以稱述。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。欲動人主。夫司馬相如何足効也。始以諫佛骨而見斥。既欲以請封禪而媒進。非兩截人乎。謂之見道。誰則信之。宋石介獨尊信昌黎。嘗著尊韓論。其徂徠集中。不一而足。且曰吏部不敢名也。豈好而知其惡者耶。